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四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正月壬申

兩廣總督耆英奏。現准閩督臣劉韻珂來咨。以英國夷首德咤時。擬將鼓浪嶼先行繳還。領事記哩布。已在廈門擇有地基緣由。附片具奏。並咨。酌覈辦理等因。查原定條約。議明俟中國分年銀項全數交給。該夷即將廈門之鼓浪嶼。定海之舟山。一併退還。並於善後章程內。重申要約。至為明切。本年五月間。德酋初來廣東。即有俟十二月銀項交足。鼓浪嶼先行退還之議。查以夷情叵測。今無故將鼓浪嶼先還。焉知不為異日緩交舟山地步。惟有堅

守條約。庶可杜其反測之萌。當覆以先還鼓浪嶼。固屬美意。但與成約不符。且鼓浪嶼既可先交。則舟山亦可遲還。反傷和好雅誼。不如俟乙巳年銀數全行交足。將鼓浪嶼舟山一併退還。更為直截了當。旋據該酋覆稱。實為益增和好起見。並無別情。不必過於疑慮。督以該夷用意。必有所在。言雖可聽。究難憑準。未敢遽行入奏。當經移咨閩浙督臣。先飭廈門地方官。轉飭夷目。擇定建房地基。視其作何舉動。再行酌辦。詎地基甫經擇定。該酋即有兵船撤退。建房需時。伊國官商仍在鼓浪嶼租房居住之請。督思夷屋所費不貲。未必遽肯修造。且通商本在廈門。乃仍在鼓

浪嶼租住。雖非用強占據。究非實在退還。當覆以鼓浪嶼只准喫兵暫行駐守。與通商馬頭不同。撤兵之後。即應退還原舊居民。俾得及早復業。若因新屋建造需時。仍須租房居住。則廈門係通商馬頭。亦多可租之房。同一出租。何必舍此就彼。致違成約。該首猶多方推託。不肯允應。復經督往復駁辯。該首理屈詞窮。近日復來照會。始稱廈門有合宜屋宇。方能移居。如不合宜。該領事即住港內本國師船。或暫回香港等語。臣已連次飛咨閩浙督臣。速飭廈門各官。轉飭該領事在廈門一帶地方。揀擇房屋。公平議租。須妥為照料。俾及早租定。免致有所藉口。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廈門夷情均已覽悉。既據該督將鼓浪嶼租房一節。往復駁斥。並飛咨該省速飭於廈門地方。揀擇房屋。俾得及早租定。著俟該省咨覆到時。由該督酌量情形。轉咨妥辦。

著英又奏。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驛遞到

詔書一件。於接奉之下。當查咪喇噎夷使囑喊業已回國。所有交涉事件。均係夷目咆噶代為經理。臣隨飭即選道潘仕成於城外豫備公所。飭知咆噶訂於十二月十七日前來。一面派委藩司黃恩彤恭齋

詔書。面交該夷目祇領。據該夷目稟稱。伊國海濱荒陋。素知仰慕。

天朝今蒙

大皇帝頒賜

詔書。俾得奉為世守。感戴之餘。倍增榮幸。當敬謹寶藏。遇有便船。恭載回國。交伯理璽天德祇領。

硃批。知道了。

耆英又奏。前據佛瀾哂夷使刺嗜呢。請將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一節。經奏奉

恩旨准行。竊查通商各海口。為番舶往來貿易之區。一切撫馭事宜。必須從此入手。而夷人不敢擅入內地傳教。亦惟於其進口之處。豫為防閑。是立法之初。必應由五口妥為辦理。

但事涉變通舊例似應行知各直省一體查照方昭畫一。雖歷年以來各省民人因傳有天主教治罪者曾不多見。而究難保必無傳習此教之人。若辦理參差轉覺未盡平允。才不揣冒昧抄錄原奏及欽奉

硃批。移咨各直省督撫將軍遵照畫一辦理。

者英又奏。琉球為

天朝屬國。素稱恭順。本年九月間。才在澳門。佛蘭西使刺喏呢。即有求將中國所屬之琉球等國。准予據守之請。經才嚴加駁斥。該首不復瀆求。今於本年三月間。有佛夷兵船駛至琉球洋面。事在刺喏呢未至中國以前。是否該夷使

蓄意已久。豫先遣往嘗試。抑或另有假冒別情。必須查明妥為辦理。當飭即選道潘仕成。設法查探。茲據該員稟稱。先向在澳寄居之佛夷加喇喇。詳細詢問。並向該國商人隆鐸等查訪。稱有伊國兵船一隻。曾於本年三月間。到琉球國一次。兵頭名佛呢路。噴。船上砲位共三十餘門。水手兵丁共有三百餘名。其船於本年七月間。已回廣東。並未復往。現泊尖沙背洋面。定於十二月內。即回本國。此外亦無另有兵船前赴琉球之事。又詢以曾否將執事。噶。噶。噶。通事粵五思旦二人。留在琉球。俱稱伊國實有此二人。其曾否留在琉球。則委係不知等語。查本年夏秋間。

據浙江江蘇撫臣閩浙督臣咨稱有佛夷兵船一隻兵頭名佛呢都撥浪於本年三月間駛至定海洋面停泊數日旋赴上海四月間復回定海旋即駛至甯波五月間由甯波開行七月間駛抵廈門停泊數日即回粵省等情查那撥浪與路撲喇音相通係屬一人乃以三字為姓其或加佛呢二字或加噶喇烈三字則係稱名偶異或譯音不同與咪國夷使稱為額噠而亦稱加勒額噠事同一例其為即係琉球咨文內所稱之噶喇烈路撲喇無疑其船係於三月間由粵先赴琉球次赴定海計其行蹤時日亦相符合又佛夷於本年七八月間先後來澳共有兵船八隻

計赴琉球之船。即在其內。續探聞各船俱已漸次回國。今
惟有路撲喇一船。停泊尖沙嘴洋面。其所稱即行回國。及
並無另有兵船前赴琉球等語。似尚可信。惟強留執事通
事二人一節。尚未查有確據。思喇嚒呢妄行求請之時。
經督嚴加駁斥。該首無詞可辯。現在探查路撲喇兵船由
琉球駛回粵省。並無復往。此外又別無兵船前去。似其覬
覷之心已息。諒不至再生事端。縱以傳習天主教為由。強
留二人在彼。該國既不遵奉其教。似亦技無所施。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等奏。接准琉球國王密咨。有佛蘭西
國船一隻。駛至該國。強留執事通事各一人。並稱數月後。另有

大船前來等語。當經諭令耆英確查具奏。茲據奏稱佛夷路嘑
喇一船。探明上年三月間。到琉球國一次。七月間。已回廣東。並
未復往。十二月即回本國。此外亦無另有兵船前赴琉球之事。
琉球臣屬天朝。素稱恭順。該國因見有佛船。懇請查辦。不容置
之不問。現既探明路嘑喇兵船回國。並無續往之船。是其覬覦
之心已息。自可彼此相安。不至再行滋事。惟所留執事通事二
人。尚未查有確據。仍著耆英隨時察訪。並俟今春喇嘑呢到粵。
設法探詢。如果該執事等尚在琉球。務須勸導該酋。令將所留
之二人撤回本國。以期永久相安。方為妥善。

癸未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等接據興泉永道恆昌等稟

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有荷蘭國夷船一隻。駛至廈門。次日。即據該夷目喇佛得。登岸謁見。據稱因西洋各國均准五口通商。伊等先未到過各口。故自香港起程。至上海甯波。轉至廈門。查看馬頭及各處貿易情形。以便載貨前來銷賣。並無他事。現在船內亦未帶有貨物等語。其詞色禮貌均極恭順。該道等旋即親至其船。察看該船共載夷官七名。夷兵七十二名。夷礮十四門。餘無別物。至十二日。該船即開駕出口等情。前來。臣劉韻珂查前據浙江甯紹台道等稟。有荷蘭國夷船一隻。於十二月十三日。駛進甯波停泊。至二十五日起碇開行。其夷目譯名磨達蠻。今興泉

永道所稟到廈之荷喃夷目譯名胡椒。彼此雖屬未符。但其船俱屬兩桅。且船內裝載夷官夷兵夷礮數目。浙省所查與閩省所驗種種吻合。是十一月間至閩之船。即係十月間在浙之船。其夷目名字互殊。自因各以土音繙譯。故致參差。該夷目因五口准予通商。是以前來查看。現在其船業已開行。情形極為靜謐。並無別故。至廈門照常貿易。來往夷船多寡不定。大約總在十隻以內。福州亦間有一二船出入。自前此咪喇堅國貨船一隻。售賣洋布胡椒等貨。一次之後。並無另有夷船開市。華夷均屬相安。

殊地知道了。

兩廣總督耆英奏。甲辰年撫夷銀兩分兩次兌交。前經臣等將六月兌給一半銀數日期附片陳奏在案。茲應交十二月一半銀二百五十萬圓。經臣等先行照會夷酋德咄時。仍照上次交銀成案。每洋錢一圓合紋銀七錢。折合紋銀一百七十五萬兩。屆期兌收去後。旋據該酋派委夷目至省請領。經藩司黃恩彤派員將前項銀一百七十五萬兩。於十二月初二日起。至初十日止。陸續兌交清楚。取有夷目收領字狀。再查乙巳年應給撫夷洋銀四百萬圓。折實紋銀二百八十萬兩。總計粵海關稅餉。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二月十七日止。已准開報。共收過稅銀二

百零二萬五千餘兩。距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關滿之期尚有三十餘日。屆期約可徵收稅餉銀二百數十萬兩。除已歸甲辰年撫夷項下支用外尚存銀一百餘萬兩。益以來年徵收之數。是撫夷一項可期有贏無絀。似可無庸另行籌撥。

硃批戶部知道

三月乙丑。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程高。米粵海關監督文豐奏。竊照西洋諸夷來粵貿易。除大西洋寄居澳門不計。此外舊准通商者共二十國。近年以來惟佛蘭西荷蘭呂宋暹利擊喚吉利港腳諸國。歲有貨船駛到。其餘雙鷹

比利時諸國。或數年一至。或多年不至。統計舊准通商各國。實已減去十之六七。溯查嘉慶十年。有俄羅斯國商船一隻。改名喀啞國。來粵求市。經前任粵海關監督延豐具奏。欽奉。

諭旨。將來澳門等處。如再有此等外洋夷船。向未來粵者。其懇請貿易之處。斷不可擅自准行。總當詳細詢問。暫令停泊。一面奏聞。候旨遵行等因。欽此。迨道光四年。又有啞唎國商船二隻來粵。復經前督臣阮元等援案具奏。奉。

旨。暫准貿易。以示體恤。嗣後不准再來通市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茲據吐喇吧國領事蘭瓦。呈稱伊國前百年間。曾來

天朝貿易。嗣遭國難。遂以中止。今聞

大皇帝恩施各國。心殊仰望。冀得一視同仁。並邀曠典。是以國王遣伊前來。將五口貿易章程。一體頒發。俾得同霑。

德澤等因。並接佛喇哂夷使喇亨呢來信。內稱吐喇日喀國領事蘭瓦。經該國王遣令前來。冀邀一例通商之典。因久未往來。不敢遽進。洩伊代為薦引等語。臣等以從前通商。並無吐喇日喀之名。惟有比利時國。字音相近。是否係屬一國。當飭即選道潘仕成。密派通事。向各國夷商。詳加詢訪。旋據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粵通商之比利時國。與佛喇哂結為婚媾。同在歐羅巴部落之內。稟覆前來。伏查吐喇日

喀國既係曾經貿易。今領事蘭瓦求請一例通商。本與俄
羅斯亞林等國之向未來粵者。情節迥異。似尚可俯允所
請。以示懷柔。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目來澳求市。請旨辦理一摺。據吐喇
日喀國領事蘭瓦呈請貿易。有佛蘭西使喇嗎呢來信代為
薦引。並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粵通商之比利時國等語。該國
停市已久。此次應否暫准貿易。所請五口貿易章程。應否一體頒發。
著該督體察情形。悉心妥酌辦理。至該督前次奏稱查探佛夷
路。喫喇一船。曾到琉球國一次。嗣經駛回廣東後。即回本國。其
所留執事通事二人。尚未查有確據等語。現在是否尚在琉球。

抑已回本國務須訪查的確據實覆奏再前據劉鴻翔奏味喇
堅立國甫六十年等語是否確實著該督就近查詢一併覆奏
四月乙巳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州將軍敬敷福建巡撫劉
鴻翔奏嘆夷所派福州領事官李太郭於上年五月間抵省即
經臣等與藩司徐繼畲飭地方官在城外南臺地方代
覓民房一所給令租住該夷一住數月意甚相安至九月
間夷酋噶呢時至福州查看馬頭徐繼畲出城與之接晤
該酋即以李太郭住屋卑陋為言及噶酋去後徐繼畲接
據李太郭函信懇於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代租房屋俾
其移寓臣等當查江南原議和約雖載有嘆國領事等官

住在廣州福州之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等語。惟並未指明城內。且白塔寺地居省會之中。民居稠密。一旦該領事移入居住。輿情是否相安。自應詳加體察。再行酌辦。未便遽准。其時紳民李有年等亦已聞知其事。即聯名赴藩司衙門呈請諭阻。當經該司將民情不順緣由。向李太郭曉諭。飭令地方官在南臺為之另覓房屋。一面移請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耆英諭令噶酋轉向李太郭阻止。耆英於未接臣等移咨之先。已在粵接有噶酋照會。聲稱李太郭住宅卑陋。該大臣咨令臣等代為另覓。節經臣等飭令地方官在南臺覓得寬大民房數處。引令李太郭前往相度。該

領事總稱不合其意。旋又以城內烏石山積翠寺地勢偏僻。與白塔寺不同。該寺現有空房數間。軒爽高敞。欲圖租賃居住。向藩司殷殷懇求。臣等與藩司再三固拒。而李太郭以城外恐有水火盜賊之虞。堅求入城。詞意激切。時德首復以伊不便諭令李太郭住於卑宅等詞作覆。經耆英轉行咨會。李太郭遂偕吏官一人。於上年十二月間。向積翠寺僧人租房數間。移入居住。臣等復備文向耆英咨商。茲據該大臣來咨。令臣等察看情形。自行辦理。臣等復查福州海口。緊傍南臺。此時喫夷如在口開市。則其所派之領事。自應令在南臺樓止。庶可彈壓夷衆。經理通商。茲自

上年五月李太郭到後時已九月有餘並未通市該國貨船來者絕少即偶來一二隻亦因民間無人與之貿易旋即他往該領事並無應在城外查辦之事亦無應須責令彈壓之人其住城內與住城外係屬同一間居本無二致臣等當該領事初請移入城內之時因其所指之白塔寺地方為居民萃聚之處誠恐華夷錯雜未克相安是以未經允准並咨請耆老行令噶首諭阻冀其聽從嗣該領事另議租住積翠寺其地乃城市中之山林寺屋建於高阜山下毗連城垣居民互相隔絕並無華夷錯雜之嫌而臣等前請耆英轉飭噶首諭阻該首又以未便向諭致覆臣

等細察該夷性最固執。此時驅之愈力。則彼拒之愈堅。必致徒費唇舌。且原議和約內所載領事住於五處城邑一語。並未分別內外。今臣若必令在城外居住。更難保該夷不以臣等違約。反唇相稽。彼時愈覺難與辯論。中國現在之所以駕馭該夷者。全憑和約各條。向其裁制。各省必須一律堅守。方可示誠信而期折服。設中國於原約稍有參差。則該夷他日別有要求。反得援引藉口。於大局所關非淺。查該領事自移寓後。業經兩月。情極馴順。未嘗輕自出入。民間見其如此。亦無猜忌。臣等細加籌畫。應即准其暫在積翠寺租住。以符原約。而順夷情。當將准令在城居住

之處。向李太郭曉諭。該領事極為感激。稱謝無已。前月杪。李太郭經曉首調赴廈門。將去歲派至廈門之領事亞利國。改赴福州。臣等飭令藩司復向撫諭。亞利國亦復感謝。現與帶來之夷官一名。及其妻婦二口。並與李大郭同來之夷官一名。均在積翠寺居住。至廈門該夷住處。自去歲領事叱哩唏前來開市之後。即經興泉永道恆昌等飭令選擇。該領事欲仍在鼓浪嶼居住。多方推託。臣等以鼓浪嶼乃應行繳納之地。不能任其久占。疊飭該道等反覆開導。並經耆英向曉首曉諭。嗣因曉首有甲辰年銀款交清。先將鼓浪嶼繳還之說。叱哩唏始於上年七月間。在廈門

擇得官荒二處為建造夷館之所。並以房屋營造需時。鼓浪嶼繳還後。原在嶼居住之夷官人等。仍須在嶼內租屋棲止。俟新屋造成。再行遷出。十月間。噶首至廈門查看馬頭。所言亦復相同。並稱俟伊回粵後。與

欽差商酌。當經臣等附片具奏。一面移咨英酌覈辦理。並飭興泉水道等。催令吡哩哖。在選定處所。蓋建房屋。吡哩哖旋即回粵。亞利國至廈。接充領事後。又託故遷延。時者英在粵。亦與噶首再三辯論。並勸令在廈租房。該首以必須廈門有合宜屋宇。方可移居之言具覆。者英移經臣等檄飭該道等。速為選擇。詎亞利國任意挑剔。雖有整齊潔淨之

房。悉皆目為湫隘。不肯向租。其意欲內地民人在廈代建夷館。給令賃任。以省工本。而獲新居。以致多方刁難。臣等察出夷情。因思鼓浪嶼之繳還。必須廈門建有夷館。廈門之夷館。一日不定。則繳還鼓浪嶼之事。亦一日不了。縱使夷兵撤退。而夷官等仍留嶼內。則繳還與不繳無殊。不特墮兜哩哖前請在該嶼居住之計中。且與原議和約相悖。殊非制馭外夷之策。查亞利國欲華民代建夷館。伊止出錢租住。其情雖屬貪狡。但民間建築室廬。租給他人居住。事所常有。不妨做照辦理。庶在彼可省建造之費。在民可收租房之利。於事可為兩便。且鼓浪嶼境土。俱可按籍

收回。不留一夷在內。於疆事更有裨益。當即遣委幹員馳往廈門。與該道等訪求代建夷館之人。一面向亞利國。據實告知。諭以如果有人出而承造。伊每年租銀必須加重。俾承造者不致虧累。該領事深為感悅。願出重租。至本年正月間。即據該道等招得該處誠實匠頭。情願集貲代造。並據亞利國。以訛哩布前擇官荒各處。地勢空闊。恐遭竊劫。懇為另擇妥便之區。復經該道等。帶同亞利國。勘有興泉水道舊署餘地一段。自兵燹之後。廢為瓦礫之場。可以建屋。當據亞利國。繪具屋圖。交匠頭照圖營建。覈計工料等項。須番銀九千圓。亞利國願每年出租銀九百圓。並願

先付兩年租銀以助繕造。議俟新屋造成。該領事即率同該國官商遷入居住。將鼓浪嶼全境交還中國。不敢再行逗留。該道恐其復有反覆。令亞利國將所議各情備文照會。伴有證據。亞利國即遵諭出給文書。該道等將查辦緣由錄具亞利國原文。稟送臣等查覈。辦理極為周妥。其亞利國文內語意亦皆堅確。似不至再有更變。臣等即飭該道等轉飭該匠頭趕緊興工。約計兩三月即可竣事。前月亞利國來省。李太郭赴廈。復經藩司向該二夷三面要約。李太郭聲稱照亞利國原議辦理。不敢復有異議。察其情詞亦屬切實。可無他慮。至鼓浪嶼夷兵上年十二月間先

已撤去一隊。彼時亞利國已請將空出民房交還。臣等以其零星繳還。與原約不符。且其時廈門夷館未定。誠恐該夷另有詭謀。未便准行。當飭興泉永道諭令各民人暫緩復業。以免他弊。至本年二月十五日。夷兵皆全行撤退。惟夷官夷商五人。因廈門夷館甫經興工建造。仍住嶼內。所占民房。僅止數座。餘屋盡皆空出。經興泉永道委員前往查點。交出地保看守。並因該夷懇求撥兵防護。移經水師提臣竇振彪。派委守備一員。帶兵六十名。赴嶼駐守。惟查該嶼夷兵。已全退。夷官等亦不過在彼暫住。不久即當遷出。所有該處居民。流離已久。本可即令復回故土。但人

數較多。其中強弱不一。自二十一年被兵後。該民人等失業數年。今於該領事等未還以前。即令全數撤回。設有不逞之人。挾嫌尋釁。妄圖報復。難保不另起事端。自應詳查妥辦。以昭慎重。臣等復飭該道等察看民情。如果並無懷仇圖報之心。自可即令歸業。否則將距各夷住處較遠之民人。先行遣回。其餘仍令暫緩。以期始終綏靖。嘆夷情既詭詐。性復貪刁。控馭稍未合宜。無論或抗或卑。皆難折服。惟有恪遵原約。本誠信以杜其鬼域之謀。熟察事機。示變通以馴其桀驁之氣。庶足免枝節而靖邊隅。現在福州廈門兩口。該夷均有住處。福州並未通市。鼓浪嶼夷兵已退。

不日即當收復。可以上慰

宸懷。

殊批。只可如此辦理。

六月癸巳。浙江巡撫梁寶常奏。據甯波道府稟稱。據鄞縣鎮海二縣稟報。四月初七日。有英國陸路提督達其拉水師副將敏德。乘坐定航船一隻。駛進甬江。在領事囉咄喇寓所停歇。該道與之往來接見。情詞極為恭順。據稱伊等乘坐兵船。從香港開行。駛抵定海。雇坐航船。來甯查看通商馬頭。並無別故。暫停數日。即回定海。由福州一轉。仍返香港等語。旋接鄞鎮二縣稟報。該夷官仍坐航船。於初十

日開行回定等情。此外夷船截至五月初五日止停泊七隻。多係由上海返棹空船。民夷均極安帖。

硃批知道了。

甲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臣等於四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夷目來澳求市。請旨辦理一摺。據稱吡喇叻峇國領事蘭瓦呈請貿易。有佛喇晒夷使刺等呢來信代為薦引。並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粵通商之比利時國等語。該國停市已久。此次應否暫准貿易。並所請五口貿易章程。應否一體頒發。

著該督體察情形。悉心妥酌辦理。至該督前次奏稱查探佛夷
略。僕喇曾到琉球國一次。嗣經駛回廣東後。即回本國。其所留
執事通事二人。尚未查有確據等語。現在是否尚在琉球。抑已
回本國。務須訪查的確。據實覆奏。再前據劉鴻翔奏稱。咪喇堅
立國甫六十年等語。是否確實。著該督就近查詢。一併覆奏。欽
此。伏查吡喇。咄喀。國。介在英。咭。喇。佛。蘭。西。三國之間。素稱
微弱。商船為數無多。於夷務尚無關輕重。今既遣領事。蘭。瓦。求
請照舊通商。情詞甚屬恭順。似未便拒其所請。致抱向隅。
西洋諸夷。來粵貿易。惟佛。蘭。西。英。咭。喇。咪。喇。堅。三國。設有
領事。其餘如荷。蘭。呂。宋。大。尼。黃。旗。港。腳。瑞。典。諸夷。間有貨

船駛到。多係由各國領事代為報驗輸稅。該夷等衣服言語面貌。小異大同。其究係何國之人。實亦無從深考。茲若將蘭瓦嚴行拒絕。難保其不潛附他國。仍來貿易。轉不足以示懷柔。且既據佛喃西夷使代為請求。尤應藉事羈縻。俾該夷等同深感戴。查蘭瓦現在小呂宋聽候。

恩旨。約計五月內。即與喇嗎呢一同來粵。擬俟詢查明確。即將五口貿易章程一體頒發。以廣。

聖主寬大之仁。其佛夷曾經駛往琉球。路嘆朝一船。於去年十二月間。駛出澳門。探聞已回本國。惟所留執事通事二人。是否仍在琉球。現飭即選道潘仕成。向住澳佛夷。咖嚙喇詳。

如詢訪該夷亦不能確有見聞。容俟喇嚒呢回粵再行查
明。酌量妥辦。至前福建撫臣劉鴻翱奏稱喇嚒立國甫
六十年一節。臣等查喇嚒本係極西一大洲。與中國晝
夜相反。土曠人稀。明以前無知其地者。宏治年間有伊大
理國人。名亞墨理哥者。始至其地。創造室廬。漸成聚落。遂
名其地為亞墨理哥。又名亞美利加。又名喇嚒。皆因番
音相近。致稱名不無譌舛。泰昌年間復有暎咭喇人數百
徙往居之。遂名其地為新暎咭喇。萬厯年間有荷蘭國人
據其南方。名新荷蘭。我

朝順治年間復有喇嚒人據其北方。名新喇嚒。旋被暎

咭喇逐去二國之人。據其地為屬國。迨後生齒漸繁。開闢日廣。共有二十六部落。乾隆年間。暎咭喇欲向加徵稅餉。民弗聽。暎咭喇徵愈急。且脅以兵。土人怒。共立峯喊頓為統領。合各部落為一國。名合省國。不受暎咭喇約。東暎咭喇討之。相持七八年不下。佛蘭西復出兵助之。暎咭喇不得志。乾隆四十九年。遂與平。聽其自為一國。此咪喇堅立國之大概情形也。其國北界與暎咭喇。鄂羅斯相近。南界墨息哥國。東界壓瀾的海。西界太平洋。民俗重農事。喜工作。土產以棉花為大宗。兼擅鹽鐵之利。洋布呢羽之類。所出頗多。又最重貿易。故來粵貨船。暎咭喇居什之七。咪喇

堅居什之。三與佛喃哂最稱和睦。與暎咭喇外相交而內相忌。其立國雖不過數十年。而地廣民勤。物產豐殖。故西洋諸夷。與暎咭喇佛喃哂並稱强大者。惟咪喇堅為較著。而佛喃呂宋等。雖立國在前。轉不及該國近日之形勢也。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據稱吡喃咭喀國商船。為數無多。今既遣領事蘭瓦。求請照舊通商。若嚴行拒絕。難保其不潛附他國。仍來貿易。且據佛喃哂夷使。代為請求。正可藉事羈縻。俾該夷使等同深感戴等語。該國領事蘭瓦。現在小呂宋候旨。五月內即可赴粵。著俟詢查明確後。即將五口貿易章程一體頒發。以示懷柔。其佛夷曾經駛往琉球路。璞喇一船。據該督查明於上。

年十二月間。駛出澳門。已回本國。惟所留執事通事二人。是否仍在琉球。著俟喇嚒呢回粵。密查確切。再行具奏。

耆英等又奏。再該夷使喇嚒呢。因換約事竣。擬赴江蘇閩浙各口。查看貿易情形。據稱坐駕商船前往。並不勞動地方官長。惟夷性難料。全在隨時隨事。撫馭合宜。臣等現即飛咨各口。該夷使到日。如果不見動靜。該地方文武。自可置之不問。如遇有通問求見等事。必須相機接待。勿使稍生疑釁。至強留執事通事二人在琉球一節。詢據喇嚒呢聲稱。係伊未到粵省之先。兵頭謝哂哩遣人前往。今既與中國定好。伊於前赴通商各口之便。即當將該二人撤回。

以後斷不再令前往等語。揣其情狀，實因琉球為海中一島，意存覬覦。故於未到中國之先，即遣人豫行窺探。上年九月，復以准其占踞為請。經臣等再三駁斥，謀始中止。今既據稱即將該二人撤回，斷不再令前往，似可不致另有他虞。並據稱尚有文書一件，續即送來。俟接到後，當即據由飛咨閩粵督臣轉咨琉球國王知照。

諭軍機大臣等：上年據劉韻珂奏，佛喃晒有船駛至琉球，強留執事。通事各一人在彼等語。當經降旨，令耆英確切查明具奏。茲耆英奏稱，詢據佛喃晒呢聲稱，係伊未到粵之先，兵頭喇晒叫遣人前往，當於前赴通商各口之便，將該二人撤回。以後斷

不再令前往。並稱尚有文書一件。續即送來等語。著侯耆英將該夷文書咨行到閩後。該督即轉咨琉球國王知悉。

七月壬戌。浙江巡撫梁寶常奏。定海洋面夷船。自上年奏報後。截至五月底。仍泊船五隻。內中時有去來。亦間有駛至甯波卸貨者。雖銷售無多。而民夷俱極安帖。如故。項據六品頂戴鹿澤長會同道府稟稱。探得定海城內帖有曉首印示一張。告知舟山民人。本年十二月內銀項盡還。按照成約。將升兵退回。交還全島。並安慰居民。與曠夷往來者。由

大皇帝免其治罪等語。鈔送示稿一紙前來。臣查閱示內語意恭

順均與原定條約相合。雖夷情叵測。臨時收復之事。未敢遽以為據。而當退兵交地之先。豫告居民。加以慰藉。似尚信守成約。或無他意。

諭軍機大臣等。梁寶常奏。定海城內貼有喚首印示。鈔錄示稿。進呈。據示內稱。本年十二月內。銀項盡還。即按照成約。交還舟山。將弁兵退回。並安慰居民。向與喚人往來者。全然免罪。嗣後大清下官。有勒索逼迫情事。將冤屈稟赴本大臣。斟酌安辦等情。該酋既肯將退兵交地之事。豫告居民。似尚信守成約。不致臨時反覆。即免罪一節。特為宣布。不過意存見好。亦尚與成約相符。至地方大小各官。無故勒索逼迫民人。中國自必嚴懲。何待喚

苗干豫既係條約所無。且亦斷無令本處居民將本管官向夷
苗控告之理。其交地以後。該民別經犯法。自應由中國按律辦
理。亦豈得藉口免罪之條。概置不問。至各省通商議定五口。定
海交還以後。夷商赴浙。即應徑至甯波。償復向定海上岸往來。
停泊船隻。甚或私行貿易。以圖漏稅。是兵船雖退。而又添一處
馬頭。且成約所無。必當斟酌妥實。著耆英通盤籌畫。務於交地
時。與該苗要約。堅明嗣後大局既定。彼此惟以信義為主。總須
恪守成約。永遠遵循。毋令於條約之外。妄生他議。是為至要。

八月甲午。福州將軍敬敷。閩浙總督劉韻珂。署福建巡撫
徐繼畲。奏廈門地方。前經招見匠頭。代造夷館。喚夷出銀

祖佳約定俟新屋造成該夷即行遷居將鼓浪嶼全境交還於五月二十七日將夷館一律建竣該道等邀同夷領事李太郭至館逐一驗看李太郭歡欣鼓舞極為感謝約定初十日遷居屆期該道等親至該嶼收復李太郭即帶領各夷遷入新館將鼓浪嶼全境交還該道等周歷查看實無一夷留嶼遂將空出民房交保看守咨呈提臣將駐嶼兵弁撤回歸伍並出示招民復業等情具稟前來臣等以該夷等既經遷入新館自應將前據鼓浪嶼之兵弁撤回其避居難民流離失所已歷數年亦應急為招回俾安故土全嶼戶口前經臣等飭令查明奏動款項分別撫卹

無庸再行查辦。仍批飭該道示諭該嶼民人各釋前怨。勿再尋釁生事。

諭軍機大臣等。敬敷等奏。喚夷移寓廈門新館。鼓浪嶼全境收復。一摺。覽奏均悉。該夷等既經遷入新館。鼓浪嶼前撥弁兵。應即撤回歸伍。其避居難民。亦應急為召回。俾令復業。該將軍等仍須督飭該道。妥為安撫。剴切曉諭。務令該嶼民人各釋前嫌。毋得尋釁滋事。

戊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照佛蘭西夷使喇喏呢。因聞內地學習天主教之人。仍被地方官查拏。忽生枝節。遣令夷目咖嚒喇到省請見。呈出

文書一件。內係請將習天主教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一一指明。並將原奏咨行各省。及將從前習教辨罪之人釋放。准中國習教之人。建造天主堂。以歸聚會等四條。當經臣等逐加駁斥。臣者英於七月二十日。帶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候選道潘士成等。前往虎門。與喇嚒呢面議。俟有成說。再行具奏在案。臣者英於七月二十一日。馳抵虎門。與喇嚒呢面晤。該夷使仍執前說。再四請求。臣督同委員趙長齡等。力與辯議。該夷使性既桀驁。詞復譎張。狡黠情形。實為海國諸酋之最。迨經曉譬百端。剛柔疊用。責之以信義。示之以至誠。諭以華夷情勢之不同。折以中國定制。

之難改。該夷使理屈詞窮，仍稱天主教係勸人為善地方，官不應混行查拏。現在雖奉

大皇帝恩准免罪，仍與未經弛禁無異。伊實無顏回見國主約冊，即不必互換等語。察其情詞，甚為迫切。實因所請未能滿願，又被他國嗤笑，遂致積疑生嫌，變羞成怒。若不稍為籠絡，決裂即在目前。殊於撫夷全局有礙。查該夷使所請各條，如習教之人，辨別善惡一節，雖與原奏尚無違悖，但為惡之類多端，要在隨時查察，酌予懲創。若一一指明，則凡未經指出者，均不得復加禁制。不惟掛漏難免，亦且趨避滋多。將來辦理種種窒礙，斷難准行。又如習教解罪之人，

概予釋放一節。無論情罪各有重輕。未便一律原宥。且

赦典出自

特恩。非臣下所敢瀆請。豈容海外夷使。妄有干求。究於體制未協。均經臣嚴加拒絕。不復稍留餘地。惟所稱伊等天主教規矩。只有按期會同禮拜。供奉十字架圖像。誦經勸善。乃係一定功課。舍此別無習教為善之事。今既奏明准將習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則凡教中規矩。均所不禁。可知若復行查辦。豈非與原奏不符等語。所言尚近情理。就所請各條。熟權輕重。亦惟此條尚可准行。惟是習教之人。散在各省。若准其聚會。則流弊滋多。况近年以來。白蓮八卦等教。

屢經懲辦而青蓮教復正在查拏。僮聞知天主教奉有免罪新例因而詭託其中。尤不可不豫防其漸。當復與該夷使議定。中國習天主教為善之人。供奉十字架等項。既係教中規矩。自可毋庸查辦。其設有供奉天主教處所。亦可聽從其便。但將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並不法之徒。藉稱習教。結黨為非。及別教之人。湮跡假冒。俱屬有干法紀。仍各按舊例治罪。如此明定限制。庶地方官易於稽查。流弊不致叢生。該夷使初尚瀆辯。不肯應允。復經臣與委員等反覆開導。始行勉從。惟懇速為咨行各省。並請鈔發咨稿。以便回覆國主。並免他國朝諂。臣以夷性多疑。恐其遲

則生變。隨定稿鈔給閱看。以示不欺。該夷意甚快。然無可置喙。旋於二十三日。齎到該國寄來約冊。查閱冊內各條。並無更改。繫有該國主印信。當經彼此互換。臣復宣布天恩。優加撫慰。該夷使等始各鼓舞歡忻。僉稱約冊已換。自當永遠遵守。不敢有違。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佛夷已就範圍約冊。亦經互換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使喇嗎呢。因聞內地學習天主教之人。仍被查拏。忍生枝節。經耆英奏明前往商議。茲據奏稱。馳抵虎門。與喇嗎呢面晤。該夷使仍執前說。再四請求。經該督督同趙長齡等。力與辯議。該夷使理屈詞窮。仍稱天主教實係勸人為善。不應

混行查拏等語。察其情詞迫切。迨經該督曉譬百端。於曲示籠絡之中。寓嚴加拒絕之意。所請各條。如習教辨別善惡。及習教辨罪之人。概予釋放兩條。均已據理駁斥。惟所稱供奉十字架等項。既係天主教規矩。自可無庸查禁。其設有供奉天主處所。亦可聽從其便。但不得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並不法之徒。藉稱習教。結黨為非。及別教之人。濶跡假冒。俱屬有干法紀。仍各按舊例治罪。現在該夷使既已允從。該督業經定稿鈔給閱看。該國寄來約冊各條。亦無更改。並有該國王印信。當經彼此互換。所有現議章程。均已飛咨各省查照。嗣後該督等惟當宣示恩威。優加撫慰。内存防範。外示肫誠。期於悉泯詐虞。免致再

生枝節。是為至要。

九月丁亥。

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接准朝鮮國王咨文。稱暎夷船隻屢次移泊該國境內。量山測水。情形叵測。並問答中有交易之說。請轉奏飭禁等語。朝鮮臣屬天朝。恪守藩服。非他國之比。暎夷自定約以來。一切章程。均應遵守。何得復至天朝屬國。別生事端。即云為貿易起見。該國轄境無多。民貧地瘠。亦復無利可圖。著者英即將此項情節。詳詢暎國使臣。究竟朝鮮所見之船。是否係暎夷所遣。該酋是何主見。務須折以正言。婉加開導。令其心服。嗣後總當恪遵成約。彼此相安。不得復任兵船游奕該境。致滋

驚擾以明天朝綏柔藩封之意。

十月甲午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查舟山鼓浪嶼准英暫行留兵駐守屆期交還先經臣耆英臣黃恩彤與夷酋璞鼎渣議定疊次載入約冊至為堅明該國將璞鼎渣撤回另派德呢時前來接辦臣等慮其或有更張當經將璞德二酋招至虎門與之三面言明重訂前約迨德酋欲將鼓浪嶼先行退還其詞極為馴順惟夷情叵測誠恐其先還鼓浪嶼以為藉口遲交舟山之地復經備文指明豫杜反覆該酋惟稱固守和約並無他意本年七月間接據該酋文稱有自伊國駛來兵船數隻分赴各口停

泊稽查貿易。即經委員察探。共有火輪船五隻。巡船六隻。於八月十一十三十四十五等日。先後駛到尖沙背洋面。寄泊。雖據該首豫行報明。而兵船多隻。連踪而至。形跡究屬可疑。當復飭據大鵬協副將王鵬年。九龍巡檢許文深。就近探得該國新到巡船內。載有夷屍二百餘具。業經運至裙帶路附近中灣地方掩埋。係與燕囑國打仗被佛蘭西兵船合力攻擊。以致傷斃夷兵多名。當查燕囑國。即嗎嚨國。又名文萊國。距叻喇吧不遠。順風十餘日。即可到粵。復飭澳門縣丞張裕。向澳夷詢訪。亦稱英夷因圖占文萊國埠頭。致相攻殺。屬實是該夷兵船。係由燕囑國駛來。尚非

無因而至。似不致有他虞。又據即選道潘仕成訪有香港新聞紙一件。係夷商編造刊刻。內稱福州固非伊等所能住。即廣東地方。比之昔日未爭戰時。尤為掣肘。當日定議條約。何不言明留鼓浪嶼舟山二島。俟各要款均皆遵行。再行退還。乃僅作為保交銀款之據。係為中國所愚等語。查前定通商善後各條約。本為約束夷商。俾免漏私生事。當時屢易其說。始與曠首議定。而夷商多有以為不便者。且粵東風俗強悍。在粵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視。氣不得舒。新聞紙所載各情。正係夷商意中之事。深慮眾論簧鼓。致噤首藉為挾制之端。則不特定海難於如約。恐鼓浪嶼亦

未必即還。深為可慮。旋接閩省來咨。鼓浪嶼全島業經交還。則舟山似亦不致爽約。或新聞紙係屬夷商等臆撰之詞。不足深信。正在確查間。接據噶酋來文。又稱交還舟山後。不可准他國占據。並約臣者英前往會晤。面商竊思舟山雖定海之一隅。而既經交還。斷不致給與他國。現在各國亦並無求給舟山之事。揣度其意。或因與佛夷夙有怨嫌。而佛夷又有協助中國。共擊英夷之說。此次該國夷使喇嗎呢來粵。臣等屢與接晤。該酋疑及中國。用以夷攻夷之策。或暫留佛夷。駐兵舟山。因而豫先訂明。免遭牽制。否則各夷中實有覬覦舟山之意。曾向該酋微露其端。抑或

該酋另有所聞。均未可知。臣等再四熟商。似應乘其請見訂期前。往藉詢各情。再行相機妥辦。總之該夷自來狡黠。其一切舉動。俱難深信。惟明定要約。以折其心。善撫各國。以攝其氣。妥慎銜權。因時操縱。可使俛首就範。永遠相安。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察探夷情。覽奏均悉。英夷此次寄泊之船。雖據探明。係由燕甸國駛來。惟該夷素屬狡黠。安知非別有奸謀。且閱其來文。有交還舟山後。不可准他國占據之語。固因其國與佛夷夙有嫌怨。恐其協助中國。與之為難。是以豫先訂明。免遭牽制。然其新聞紙中。所稱欲留鼓浪嶼舟山二島。俟各要款均皆照行。再行退還等語。似深悔前次交還之議。為非計。

或藉此起釁。為將來要挾之端。亦未可定。該督等總當就該夷
詭譎性情。代為設想。凡此後或妄有所請。別生希冀之處。層層
臆度及之。應如何據理駁斥。不令藉口生事。庶成竹在胸。免致
臨時又費唇舌也。該督接見該酋時。惟當固守前約。以折其奸
萌。布示公誠。以釋其疑慮。務使曉然知中國並無暗相圖謀之
意。亦以杜該夷潛行窺伺之私。庶可永遠相安。不致另生枝節。
至粵省近海各處。仍當督率地方文武。慎密嚴防。以期有備無
患。

辛酉。兩廣總督耆英奏。再前接喚咭喇夷酋。聽呢時來文。
約。臣定期定地會晤。茲復據該酋文稱。如。臣前往香港。尤

所甚願等語。臣查味利堅使願喊佛喇西使喇鄂呢
先後來粵。臣均赴澳門與之接見。並曾經親詣香港與
啞喇夷酋喋喋。面定稅餉章程。惟噫呢時到粵後。僅據
喋喋帶來虎門與臣接晤一次。未免相形支絀。此次香
港之約。該酋雖未敢固請。而其意不無冀望。自應畧與款
洽。以繫其心。且定海將屆交還。其中外交涉各事宜。業經
行之三年。規模麤定。尤須面晤該酋。詳加商訂。重申要約。
方可經久遵行。免生枝節。臣即如其所請。定於十月二十
一日起程。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前往香港。

硃批知道了。

十一月庚辰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耆英於十月二十一日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由省登舟行抵黃浦適噶庇時遣夷目三人駕火輪船二隻前來迎接當即乘坐前往於是日駛抵香港該夷肅列隊伍迎入館舍噶酋於次日率領夷目多人來見執禮甚恭據稱尚有應商各事或在臣行寓或在伊洋樓聽候酌定。臣即於是日帶同趙長齡潘仕成前往洋樓該酋屏去從人祇留夷目鄂實啦一人在測。臣告以本年應交洋銀尾數業已備齊可定期來取舟山亦應如期定還以符成約該酋覆稱銀兩應俟屆期再行清領舟山必定如約交還惟英兵在

舟山數年該處民人多與往來交還之後乞弗深究臣等
答以該處民人皆

天朝赤子和約內業經載明凡係中國人與暎人往來者概准
免罪。豈有舟山退還之後將該處民人苛待之禮當為出
示曉諭俾共釋然無疑。可以無庸過慮。該首覆稱退交舟
山最有關係。應派大官前往接收。方為妥協。臣思該夷占
據舟山數年。現當交割接收。撫綏安輯。自不可稍涉率忽。
必須熟習夷情之員。前往妥為辦理。查有現任江蘇常鎮
道咸齡。前隨才辦理夷務。素為該夷所信服。當向該夷告
知。擬派咸齡前往接收舟山。如何。隨據該夷首覆稱咸齡

既係熟人。又係道員。實屬妥當。極為欣喜。復稱舟山一島。應請

大皇帝明降

諭旨。倭國退還之後。斷不再給別國駐守。因詢其何以慮及於此。該首惟稱奉有

硃批。以安本國人心等語。當諭以舟山本係中國土地。既經收回。斷無給與他國之理。豈得以憑空懸擬。率登奏牘。况地歸中國。應由中國主持。又豈外國所宜干豫。若代為陳奏。必奉

大皇帝嚴飭。並恐他國聞知。轉生猜疑。於該夷尤為未便。復經趙

長齡潘仕成等再三曉譬。該首始漸領悟。不復堅求。又稱福州上海甯波等處。均准夷人入城。廣州事同一例。應請准其進城。伊已奉有國主命令等語。查上年冬間。該夷議欲進廣東省城。經臣往復諭阻。計公文往來不下十數次。該首無可置辯。始以稟明國主再議為辭。現又復理前說。臣等以夷人來中國貿易。原無不准進城明文。惟在粵夷人向不入城。粵民風氣强悍。與浙江各省不同。若遽行允准。或恐滋生他事。當即再三開導。該夷情詞堅執。並稱如不應允。伊難以回覆國主。只可動兵等語。危言挾制。臣答以身受。

厚恩。畀以全粵生靈。汝若用兵。無非開礮轟擊。惟有身先抵禦。若
畏葸退避。上無以對。

大皇帝。下無以對。中外人民。該酋料難強逼。辭色漸和。仍稱此事
且俟他日再議。揣其情狀。難免希冀請求。惟有持以靜鎮。
相機妥辦。復又商論貿易諸事。均屬瑣屑。臣惟恪遵歷奉
諭旨。堅守條約。如約者即為應允。違約者概行駁斥。該酋均一一
聽受。並無異言。隨備夷筵。恭敬款待。又據該國水陸兵頭
等。更番邀請。臣亦置酒相答。連日酬酢。該夷等均極歡洽。
臣與委員等隨時宣布。

皇仁用言開導。諭以中國既與該國和好。斷無暗相圖謀之意。嗣

後惟宜恪遵條約。安分貿易。諸事無庸疑慮。該酋等頗知感激。均於席間舉觴舞蹈。恭祝

萬壽。情形似尚真誠。臣查辦事竣。即於二十六日。帶同委員等。仍坐火輪船回署。臣等查看現在夷情。舟山自必如約交還。尚無藉口要挾之意。亦不致另起釁端。惟該夷性本詭譎。恐此後妄有所請。仰蒙

訓示周詳。令臣等代為設想。層層臆度。免致臨時又費唇舌。查夷情雖變幻難測。而每有希冀。未嘗不微露其端。必應先事圖維。豫防藉口。即如該酋前有先還鼓浪嶼之說。臣等即慮其為將來遲交舟山地步。當經卻而不受。迨該夷備文

訂明始允所請。嗣夷兵退出鼓浪嶼之後，又以廈門屋宇湫隘，請留夷商數人在鼓浪嶼租房暫住。臣等恐其藉圖占據，即按約力爭，不肯稍留罅隙。該酋尚知遵守約條，惟當外示信義，內慎防維，庶可潛消反測。

耆英又奏，遵查喚夷駛到火輪巡船，自八月間奏報以後，續又駛到火輪船三隻，大小巡船八隻，連前共計一十七隻。當經密飭沿海各營嚴密防範，旋據探報前泊夷船內有三隻駛往閩浙海口，有四隻尚在尖沙嘴寄泊，其餘十隻均由老萬山駛出，不知去向。岑與德斌時面議各事之便，向其查詢，據稱駛往閩浙及現泊尖沙嘴船數與各營

探報相符。詰以其餘十隻究竟駛往何處。據稱該船往來並無一定。或駛往新嘉坡。或駛往小呂宋等國。或駛還本國。總與中國包無擾累等語。乃復諭以朝鮮為

天朝屬國。該夷自定約以來一切均應遵守。何得復遣兵船駛往朝鮮。量山測水。並有交易之說。據稱此項船隻共有五六隻。並非該酋所遣。係因伊國商船經行大洋。一遇颶風。瞬息千里。不知收泊何處。毫無把握。連年以來。因無洋圖。罔識趨避。以致溺礁擱淺。損壞實多。是以伊國主派遣該船等。分往各路洋面。測量水勢。插標繪圖。以便商船遭風趨避。並無別意。前赴朝鮮之船。係本年四月內。自香港開

行該船名撒馬啞船主名點爾撒八月間已回香港旋赴小呂宋印度等國採水事竣即回本國不得再往朝鮮至朝鮮地瘠民貧伊亦素悉通商之說係屬虛妄斷無其事等語。竊恐其尚懷狡詐復與申明條約正言婉導至再至三該酋力陳所言俱係實情並非別有主見察其情詞似尚可信。至尖沙背現泊火輪船兵船尚有四隻為近年夷船最少之數惟駛至新嘉坡等處船隻是否不復駛還難以豫料仍應遵

旨督飭水師各營將弁留心偵探持以靜鎮相機嚴防以昭慎重而免事端

耆英又奏再。耆耆英於香港回帆之際。德首親來拜送。並送馬一匹。才以外夷禮物。不應私受。是以前在江南。英首饋鼎。渣送馬十匹。並未收受。當援前事。向伊再三回拒。該首堅稱此馬係伊平素所乘。並非禮物。不過聊將敬意。若不受。與伊顏面有關等語。情詞甚為懇切。耆隨與趙長齡。潘仕成等酌商。僉稱拒之過峻。轉恐生疑於公事。不無有礙。耆因勉為收受。該首甚為欣悅。回省後。耆即多備牛羊綢緞茶葉糖果等物。給與該首。以示羈縻。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接見夷酋。申明要約。並查詢夷船駛泊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英兵在舟山數年。現當交割接收之期。一

切事宜。必須豫籌妥辦。經該督親赴香港接晤該酋。其請求各節。均據堅守條約。分別駁斥。該酋並無異言。所辦甚合機宜。舟山收回以後。斷無另給他國駐守之理。現經明白開導。該夷應亦釋然。惟求進廣州府城一節。雖經峻拒。仍有他日再議之語。恐難免希冀請求。該督等惟當持以鎮靜。俟其續請時。即告以貿易之事。期於彼此相安。今欲更舊章。人心必為疑怪。粵民素稱强悍。且恐良莠不齊。儻或滋生事端。彼此均為不便。如此反覆曉諭。該夷當不至堅執前言。藉端挾制。庶民夷兩不相擾。可以經久相安。至常鎮道咸齡。已據該督札委赴浙。本日業經寄知梁寶常。俟該道到浙時。即令會同陳之驥等。辦理接收舟山。

事宜自必妥為遵辦矣。現在夷情胥定。一切操防仍不可稍存
疎懈。凡營伍之訓練。海口之稽查。總須諄飭各該員弁等。實力
講求。原不必專為防夷起見也。至所稱前赴朝鮮之船。係測量
水勢。以便商船遭風趨避。現已駛回本國。不復再往。並無通商
之說。等情。該督惟當再與訂明。以後務須約束兵船。凡天朝屬
國地面。無庸前往。致令驚擾。庶不至別生枝節。

十二月。庚子。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形奏。竊臣耆
英十月內。親往香港。接見英酋。當將議定交還舟山事宜。
及該酋欲進廣東省城各情。會同臣黃恩。形恭摺具奏。臣
等以夷情變幻百端。雖據稱舟山定海。必如約交還。惟進

城一事。未如其願。該酋有他日再議之說。誠恐臨時藉口。要求。又費用折。亟應先事圖維。隨備文照會。以本年應交洋銀業已備齊。將次屆期。究於何日來取。並鈔示諭定海居民稿給看。以探試其意。旋據該酋覆稱。舟山一款。和約各條。全然成就。即行交還銀兩。在正月以前交收。並稱准英民進粵城。最關涉和約之條等語。等查和約內載。明舟山鼓浪嶼。俟所議洋銀全數交清。各海口均已開關。通商後。即將駐守軍士退出。又善後事宜內載。將議定之銀數交清。其定海鼓浪嶼駐守兵丁。必即退出。以地交還。各等語。是原議舟山一島。祇須五口開關。洋銀交足。即應交

還甚為明白顯著。且德庇時到粵後屢經提及亦並無異議。至英夷進城之說並未載入約條與交還舟山之事本無關涉。今該首於收銀日期訂在正月以前尚與成約相符。而於還舟山則牽及和約各條。復以進城之議稱與和約最有關涉。雖未顯然要求。而情詞閃爍已隱存挾制之意。現經臣等援據各條逐層指示。諭以舟山一款應照各原議。俟銀項交足即行交還。以符成約。至進城一事為和約及善後事宜所未有。應察看民情另行次第辦理。備文照覆。以冀兩事不致牽混。

者英等又奏再。英夷來粵二百餘年。恆以不得進城為恥。

臣者英於二十三年奉

三十一

旨來粵。辦理稅餉善後事宜。即據夷酋璞鼎渣。諄諄以進城謁見為請。臣等諭以民情不便。並飭委員吳廷獻。向夷目羅伯。明設法勸阻。事即中止。迨臣者英於二十四年調任來粵。該夷等並未復言進城之事。本年夏間。夷酋德呢時。夷目馬額我福士等。因聞福州已准夷人進城。即欲以閩例復申前議。疊經剴切阻止。並委員再三開導。該夷酋等無可置喙。即以稟明國主。俟奉回諭再議為詞。臣等即料其將來必須煩瀆。而反復思維。實亦並無箝制之策。現在探得。英首於請進廣東省城一節。立意甚堅。兼有各國夷人。從

中德愆其勢不如所請不止覆查前議條約並無准夷人進城之說而稽考歷來案牘亦並無不准夷人進城明文且福州甯波上海等處業已均准進城獨於粵省堅拒不允尤難免有所藉口現經援據條約明晰照覆如未能中止再飭傳紳士令其轉諭居民量為設法通融酌辦仍議立限制不至擾及居民致生枝節第粵東民情浮動衆論不一惟有奏懇

天恩

諭令臣等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庶可期民夷帖然而於收復舟山一事不致大費周折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嘆夷藉端請求。現在察看辦理一摺。舟山交地之事。前據該督與嘆首接晤。議定如約交還。現在應交銀兩業已備齊。而該酋又復意存挾制。該督等所給覆文層層指駁。甚為明白。該夷諒亦無可置喙。至求進廣州省城。既非約條所有。該酋屢次瀆請。究竟是何意見。且民情不順。即易滋事。端恐生枝節。該督等務當細心體察情形。即使准其進城。如何予以限制。嚴明條約。俾民夷兩不相擾。可以經久相安。方為妥善。若舟山交還。自當以銀兩全清為斷。與進城一節毫無關涉。何得以此議未定。藉詞挾制。有意遷延。

耆英等又奏。再臣耆英前於七月間親赴虎門面晤佛蘭

西夷使喇喲呢互換約冊。茲於本月初九初十等日。接該管文武報稱喇喲呢於十一月初四日由五口回澳。並陸續到有該國火輪船兵船四隻。在九洲洋面拋泊等情。臣等以該夷使前雖勉強就範。意終怏怏。今復帶有兵船前來。難保非因前此未滿所願。藉端另生枝節。正在密飭查探。聞旋據該國夷目加嚒喇來省請見。稱係喇喲呢遣令前來。有重事相商等語。臣黃恩彤當即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出城接見。據稱伊國現有兵船七八隻。陸續來粵。詢其有何意見。該夷目聲稱係因恐英夷不肯將舟山退還中國。故伊國主遣來相助。並無別意。詢以有何事相

商據稱喇喏呢由五口回澳甚為煩悶緣天主教為善之人雖已免罪而徧歷各處俱未見張貼告示向各地方官詢問亦俱含混應答請求再三始聞有出示一二張以相搪塞者看此光景顯係有名無實將來中國必致仍然掣絆現在西洋各國紛紛嗤笑以伊此來費銀百餘萬兩乃受中國欺哄甚無顏面儻被伊國主聞知必將伊撤回治罪另遣別人前來兩國之事正未可知等語察其情詞十分激切當諭以習教為善之人既奉

大皇帝恩旨免罪供奉十字架等項亦從其便豈有復行掣絆之理中國相待以誠斷不相欺勿庸過為疑慮該夷目復稱

既經免罪。何不張挂告示。使人共曉。風聞現在內地仍有
拏辦之案。此事務求奏請明降。

諭旨。通行各省地方官。一體張挂曉諭。方可取信。又稱習教為善
之人。既准設立供奉天主處所。則康熙年間原建天主堂
舊址。亦應奏明盡行給還習教之人。方見

聖恩廣大等語。復諭以此事。屢經據情入奏。均蒙
恩施允准。每奉

諭旨之後。即恭錄咨會。各省俱共知悉。即與明降

諭旨無異。豈敢再事瀆陳。至康熙年間所建天主堂。歷年久遠。或
改作廟宇。或廢為民房。斷難紛紛退給。致滋煩擾。該夷目

雖理屈詞窮而意見仍前堅執復遣趙長齡等速為出城
開導不遺餘力始據稱舊建天主堂既已改作廟宇廢為
民居自己無從退回其有原舊房屋尚存者應請給與教
中之人伊回澳告知喇嚒呢即備文照會等語臣等查該
夷使喇嚒呢此次來粵居心本屬叵測且亦不無奢望經
臣等開導駁斥剛柔疊用始漸泯覲覬僅就天主教免罪
一節將就結局惟夷性躁而多疑今既親赴五口未見將
免罪之事情明白宣示又有嘆味各夷從旁誹謗訕笑既未
滿所欲復重有所請恐難免遇事瀆求其駛到兵船尚俱
安靜所稱因恐嘆夷不肯退還舟山前來相助之說雖未

可信而亦不得不暫為籠絡借其虛聲使英夷聞之有所
畏忌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涕首遣使請求一節。尤出情理之外。向
來天朝與各國交涉事件。從無頒發膝黃之事。現在習教愚民。
既准免罪。已屬曲順夷情。若再令地方官張貼告示。豈非驅安
分平民。羣相入教。斷斷無此體制。且近年各省亦並無擊辦習
天主教者。已可知中國於此一節。並未嘗嚴申例禁。又何得妄
事猜疑。強我以萬不可行之舉。該督撫等惟當設法開導。告以
奏准免究。即與明降諭旨無異。不得任情狡執。再申前說。其應
如何相度機宜。妥籌商辦之處。想該督撫等定能仰體朕意。無

事再三諄諭也。

丁未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等前因佛蘭西使臣喇嗎呢遣咖嚒喇來省請將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一節奏請

諭旨通行並原建天主堂舊址給還習教之人供奉天主當將大概情形附片奏明在案茲復據咖嚒喇齋到喇嗎呢來文內稱習天主教為善之人概免治罪及供奉天主規矩已蒙

恩准但近日周歷通商各海口未見曉示近省猶未知有皇上曠典遠省尤難徧悉懇為奏明請

前凡傳天主教為善之人。無論在何地方。設立供奉天主處所。會同禮拜。敬供十字架圖像。念誦本教之書。講說勸善道理。俱無庸查禁。自康熙以來。所建天主堂之處。其有原舊房屋尚存者。仍給回該處奉教之人。作供奉天主處所。如官員有仍將傳習天主教為善之人。拏獲者。即治以應得之罪。候

聖諭頒行之日。即恭錄通行各直省。出示曉諭等語。臣等查該使臣此次請求各款。多與前次奏定章程相符。惟原建天主堂。給還奉教之人一節。臣等前因歷年久遠。原建天主堂處所。非改作廟宇。即廢為民居。未便紛紛退給。致滋煩擾。

曾與叻嚙喇議明。今查該夷來文內聲敘未甚明晰。覆令委員趙長齡等。與之面申前議。據叻嚙喇聲稱。來文內既將原舊房屋尚存之處。切實指明。則改為廟宇。廢為民居。不在此內可知。懇將各情詳細具奏。俟此事成全。喇嚙呢即可回國。再無他議等語。臣等未敢壅於上。

聞。可否

俯降

諭旨之處。伏候

聖裁。如蒙

俞允。仰祈

寄諭臣等所有前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概免治罪其設立供奉天主教所會同禮拜敬供十字架圖像念誦本教之書講說勸善道理均無庸查禁如有藉教為惡及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或別教匪徒藉端影射一切作奸犯科應得罪名俱照定例辦理並外國人概不准赴內地傳教之處均已依議行矣此次所請自康熙年間所建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外如有原舊房屋尚存者給還該處奉教之人其地方官如將習教為善之人濫行拏辦予以應得處分之處亦如所請俟

命下之日由臣等轉行各省出示曉諭庶習教為善之人不致妄

生疑懼。其作奸犯科者。不得藉以藏身。而西洋各國亦共
戴

皇上覆載厚德。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佛首諄請出示。免治習教之罪。本難率
准。惟該首既稱間有一二處張貼告示。是此事業經奏准。無庸
諱飾。著即諭令通商五口。出示曉諭。至如有願習天主教者。係
屬有心好善。原所不禁。但不可假託天主教名目。別習青蓮白
蓮等教。致壞天主教勸人為善本意。如此辨理。庶該夷舟抵通
商五口。自可一見釋疑矣。以上二節。朕籌思再三。係為弭患未
然起見。但究未目覩情形。是否尚有窒礙難行之處。該督接奉

此旨不可遽存成見。總求於大局有濟。乃為妥善。密之又密。毋稍洩漏。

者英等又奏。再辨夷請將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免其治罪一條。業經臣等兩次奏蒙

恩准。該夷使喇嗎呢因前往通商各口。未見地方官出示曉諭。輒疑為有名無實。以致又有干求。臣等本不應以此事再瀆

聖聽。第念西洋各國。佛蘭西最稱強大。該夷使此次帶有兵船多隻。遠涉重洋。既勞且費。其初念實屬叵測。迨見中國。接以恩禮。無可開端。始求將天主教弛禁。以為光寵。臣等初議將為善者姑予免議。為惡者仍干例擬。並嚴禁外國之人

不准赴內地傳教。本係於俯順夷情之中。寓杜絕流弊之意。第予以弛禁之名。而其中底蘊。則可使由不可使知。該夷使當時極為歡忻。並無異言。詎意江蘇江西等省。適有拳辦天主教。銷毀十字架圖像之案。在地方官將各犯免其治罪。禁其傳習。本係照新定章程辦理。並無錯誤。而該夷使聞之。則不能不疑。臣為虛誣。且亦難免各國之譏議。其所以一再瀆求。亟思欽奉。

諭旨。由地方官張挂曉諭者。以為不如此不足以取信也。至所請給還天主堂原舊房屋一節。查自康熙年間以來。閱時已久。原舊房屋。豈能至今仍存。似亦徒託空言。無慮或有紛

擾竊思天主教自前明利瑪竇傳入中國。三百餘年。並未滋事。本與白蓮八卦等教不同。而近年以來。外省拏辦之案。曾不多見。幾與禁而不禁無異。似不至因一旦稍寬禁令。遽爾蔓延。且既為區分善惡。並嚴防別教假冒。則地方官懲創莠民。似辨理亦不致掣肘。况既經奉

旨免罪。即使慎密弗宣。而通商各海口。不能無所傳聞。則內地習教之人。亦漸能知曉。以勢理度之。斷難終秘。該夷使既堅以明奉

聖諭為請。與其再三峻拒。益滋其疑。似未若特沛

恩綸。以堅其信。而生其感。庶反測可望潛消。而夷情可期安定。抑

臣等更有陳者。西洋通商各國。惟佛蘭西。咪喇。啞。啞。啞。啞。啞。啞。為大。佛夷與啞夷久經構兵。咪夷與啞夷亦有風怨。而與中國則均毫無釁隙。較諸啞夷之曾經滋擾者大不相同。欲使啞夷有所畏忌。必先不失佛咪二夷之心。而該夷等之崇奉天主教。無異蒙古之信喇嘛。今若於習教之人奉有

恩旨。不獨佛夷藉以籠絡。即咪夷亦因而悅服。啞夷聞之亦可稍戢其桀驁之氣。似與以後辦理夷務不無小補。

硃批。時事變遷。以至如此。若一味拘泥。又難集事。祇可稍從權宜。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接據喇嗎呢來文。仍申前請。又另片奏。

弛禁一節。非張示曉諭。不足取信各等語。覽奏均悉。前此習天主教之人。已准免罪。該夷復以周歷海口。未見曉示。不免以有名無實為慮。既據該督等奏稱。天主教保勸人為善。與內地青蓮白蓮八卦等教。迥不相同。自不妨俯如所請。該督等即行查照前奏弛禁等情。酌定告示。諭以該教意主勸善。本非他教可比。儻人人皆知為善。大皇帝亦所深樂。該督即一面通行五口地方。張挂曉諭。一面將示諭底稿。鈔錄進呈。以歸簡易而順夷情。至該夷此次所請。自康熙年間所建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外。如有原舊房屋尚存者。給還該處奉教之人等語。並著該督等諭以。閱時已久。原舊房屋。豈能至今猶存。應俟隨時查明。

再為酌辦。如此權宜辦理。庶夷情藉可悅服。於大局亦無窒礙。者英等又奏。再查西夷來中華貿易各國。英咭喇最為狡詐。自江南就撫以後。經臣等與噶首議定和約。並通商善後章程。鉅細各款。皆一一指明。堅與要約。力求切實周詳。不敢稍留罅隙。致滋藉口。上年四月間。該國將噶首撤回。而以噶首前來接替。臣等慮其更變成約。當將該二首一同邀至虎門。面與要約。據噶首聲稱。伊來時奉國主面諭。一切事宜。皆恪遵和約辦理。不得稍有更易。嗣該首忽有先遣鼓浪嶼之說。臣等恐其為遲交舟山地步。當與申明前約。拒却不受。經該首來文切實訂明。始允所請。今年夏

聞該酋復有進城之議。旋因向阻中止。臣等即慮其屈交
舟山之際。或生枝節。臣耆英是以前赴香港。與之面議。該
酋於交還舟山一款。堅稱如約。毫無遲疑。至進城一節。則
更端以請。並不牽及舟山一字。今接據來文。乃竟牽合為
一。藉以挾制於屢次成約。均佯為聾。贖概置不理。實非意
料之所能及。臣等竊思該夷駐兵舟山。所費不貲。甯波雖
已通市。貿易甚屬稀少。似無久行占據。徒滋糜費之理。惟
現既藉端要挾。求進粵東省城。若不允所請。恐未必即肯
退還。而粵省民情浮動。若不俟眾論允洽。驟准夷人入城。
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籌思。與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

議權利害之輕重。審時勢之緩急。舟山固應如期收復。而民情未協。亦未便操之過急。似不如稍寬時日。相機辦理。較為合宜。臣等惟有殫竭愚誠。盡心籌畫。一面向該酋正言駁斥。責以大義。一面傳集紳士。曉諭居民。務期該夷就範。舟山不致久據。輿情胥協。官民不致齟齬。方臻妥善。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啖夷仍執前說。要求進城一摺。覽奏均悉。該夷進城一節。本非條約所存。經該督屢次曉示。甚為明晰。該酋何以仍執前說。瀆求進城。究竟是何意見。且粵東民情。曠悍。設輿情未協。稍有爭執。必致滋生事端。該酋豈無慮及之理。該督等仍當詳晰開導。諭以即使准其進城。而民情究難相安。

儻因事爭競或致互有傷損民數眾多非官兵向有額數者可
以稽查彼時若求代為約束地方官斷難查辦如此豫為明白
定約或該夷知其無益有害妄念頓消亦未可定該督等惟當
悉心體察酌量妥辦務令民夷兩不相擾庶不致別生枝節

者英等又奏。現接據合眾國夷酋噶錫來文內稱該酋
舟抵粵省虎門。即恭請

大皇帝聖安。所有去年議定條約及貿易章程一冊。現奉伊國主
之命。齎來與

大皇帝特派之大臣互換。希即定期照覆等語。情詞甚為恭順。臣
現因舟山進城兩事。正在設法辦理。本難分身。惟該夷與

嘆夷亦係外合內忌。當此嘆夷譁張之際，不可不即與換約以結其心。當經備文照覆，加以慰勞，訂期於本月初十日。在虎門水師提臣衙署互換約冊。屆期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前往。

硃批知道了。

已酉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前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咨會，以喇嘛西夷酋喇嗎呢於八月初十日乘坐兵船前赴通商各口。查看情形。儻有通問求見等事務，須相機接待等因。當經臣等分別轉行遵照。嗣據興泉永道恆昌海關委員佐領興奎等稟

稱佛蘭西夷酋刺噶呢兵船已於十月十七日駛抵廈港。邀同英國副領事瑣離完與該道等接見。該道等向該酋查詢。據稱伊船自粵東澳門開行。由甯波上海轉至廈門。查看通商情形。因赴福州口。須由五虎門駛入。該港內礁石較多。伊船隻重大。難以進口。不敢再往福州等語。該首言詞禮貌均極恭順。惟該首因聞漳州善織漳絨。兼善挽花。稱欲就近遣人往看。伊隨後亦須前往。該道等再三諭阻。而該首一再籲求。其意甚摯。未便過拒。遂派幹役密探隨往。並知照汀漳龍道妥為防範等情。臣等當查佛酋往來各口外。雖託詞貿易。而其意實專注於傳教。前在浙江

甯波租賃民房欲建天主堂禮拜是其明證今該酋求赴漳州雖據稱為查看織絨起見難保不復萌故智懇求建堂隨經密飭該道府等設法防阻相機撫諭茲據興泉永道恆昌等以該酋先遣夷目三人帶領通事分坐渡船至漳州道署求見經汀漳龍道萬啟心傳同代理龍溪縣駱楷與之接晤該夷目等歡忻出署至各處機坊觀看並置買漳絨等物當即轉回嗣該酋復帶同夷官等六人駕坐舢板小船至漳州府城上岸閒遊並未赴各署求見亦即回廈途中遇有貧民及丐婦人等間或散給錢文回廈後復與夷官謝哂耳至道署拜謁並呈送該道洋酒數瓶該道

與署廈防同知楊承澤亦各攜以茶果等物該酋極為感
謝於十月二十八日由廈門開船駛出大擔而去等情具
稟前來查_臣等前曾向英夷領事阿利國詢知西洋各國
內惟佛蘭西出產蠶絲兼能織造提花綉匹此次佛酋由
浙來閩遣令夷目至漳州機坊觀看並置買漳絨自因挽
織漳絨非其所有藉圖學製起見惟該酋旋復自行前往
祇在岸上閒遊並未赴機房觀看難保非察着民情意在
傳教惟往返均極安靜謁見各官報禮甚恭即便再來似
亦不難駕馭佛強喚弱喚夷事之維謹亦不致蠻觸相爭
堪以仰慰

宸廡至暎夷領事等自移寓廈門新館之後一切均極靜謐福州領事等較前更為安帖惟十月十五日有該國雙桅兵船一隻駛至五虎門內之羅星塔停泊臣等正在委員往查聞旋據夷領事阿利國向臣劉韻珂稟稱現到之帶兵官客厯甫欲來謁見求先示知日期臣劉韻珂諭以十一月初六日令其前來至期客厯甫來謁臣劉韻珂與之接晤該夷目免冠行禮極為恭順並面稟兵船到此專為彈壓商船水手夷兵人等共一百二十名載礮十六門停泊羅星塔海面伊總不許商船水手多事等語臣劉韻珂諭以爾等能管束夷眾彼此自可久安該夷目歡忻而去臣等復派

員密查與該夷目面稟無異。查夷目客歷甫。此次督帶兵船前來福港。彈壓夷商水手。均係遵照議約。該兵船自停泊之後。客歷甫約束夷兵極嚴。從未上岸。華夷甚屬相安。廈門領事李太郭。已於十月初六日病故。該口互市事務。係副領事瑣離完暫行代理。該夷亦極馴順。

殊批覽

